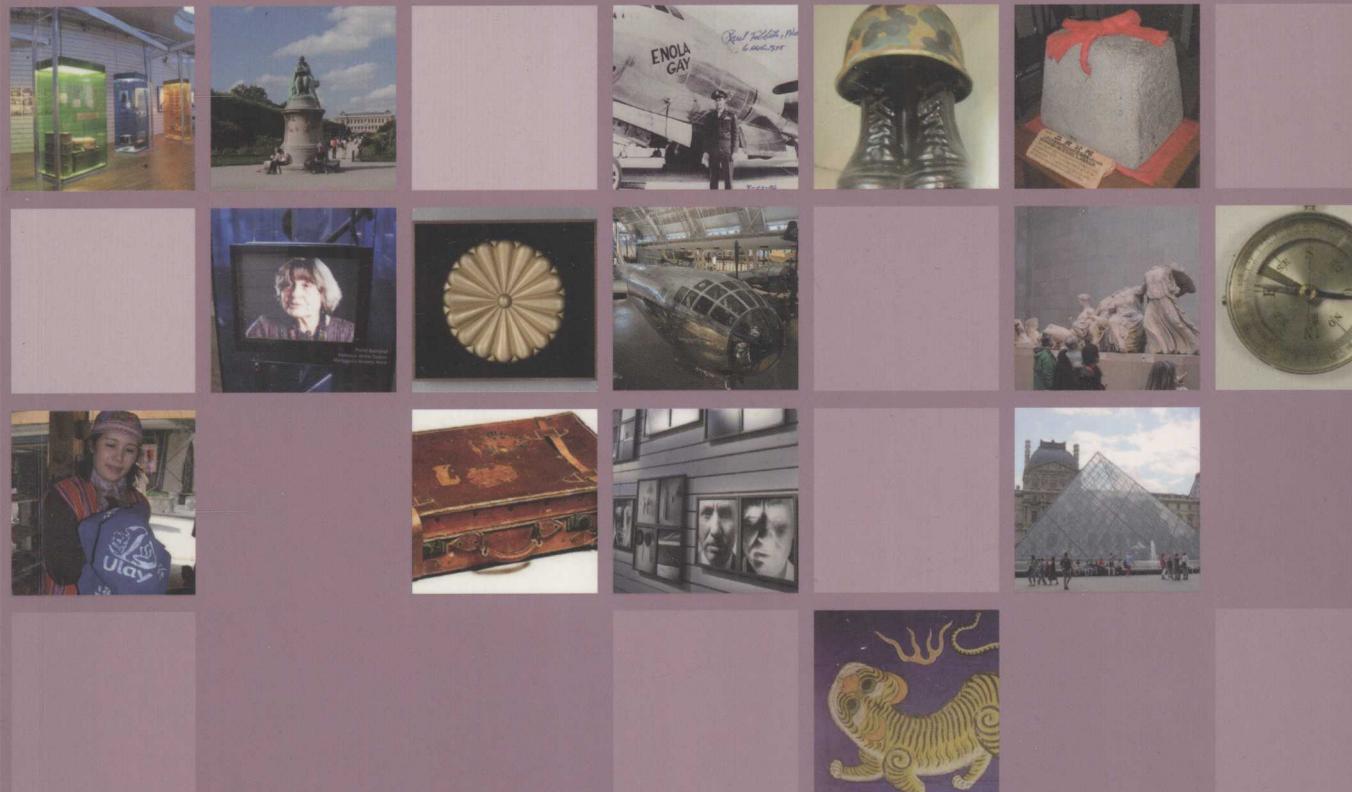


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

王嵩山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 Culture Science of
Museum Collecting

/ 王嵩山主編--臺北市：臺灣博物館，2010.11

272 面；25.7x18.2 公分--(博物館研究專刊：第 3 號)

ISBN 978-986-02-5426-6 (平裝)

1.博物館典藏 2.蒐藏管理 3.文集

069.507

990222337

博物館研究專刊第 03 號

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

發行人：蕭宗煌

出版委員：蕭宗煌、李子寧、黃淑芳、隗振瑜、陳碧琳、林啓剛、徐素芬、許秀貞

策劃：王嵩山、李子寧、歐陽盛芝

主編：王嵩山

執行編輯：歐陽盛芝

封面設計：林宜珍（冠順數位有限公司）

發行出版機關：國立臺灣博物館

地址：100 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電話：02-23822566

網址：<http://www.ntm.gov.tw>

印 刷：冠順數位有限公司

電話：02-33222236

出版日期：2010 年 11 月

定價：400 元

統一編號：1009903816

ISBN: 978-986-02-5426-6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

著作財產權人保留對本書依法所享有之著作權利。欲重製、改作、編輯或公開口述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先徵得著作財產權管理機關之同意或授權。

目錄 Contents

- 3 序 蕭宗煌
Preface Tsung-Huang Hsiao
- 5 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導論 王嵩山
Culture and Science of Museum Collecting: An Introduction Sung-Shan Wang

會議論文

- 19 品味的仲裁者：當代藝術的典藏 黃心蓉
Arbiters of Taste: Collecting in Contemporary Art Museums Patricia H-J Huang
- 31 博物館蒐藏的殖民政治與族群詩意：以臺大人類學系典藏的一件泰雅族織物為例 江桂珍
Colonial Politics and Ethnic Poetics in the Collecting of Museum: An Example from One Atayal Textile Collec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uei-Chen Chiang
- 49 藏藏的科學與政治：從博物館誌的多重書寫解讀臺灣戰後獨裁形成過程
政治與科學的權力運作 李威宜
Politics and Science of Collection: Multi-Writing Museographies for Interpreting the Power Phenomenon of Politics and Science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aiwan Post-war Dictatorship Wei-I Lee
- 69 博物館蒐藏與政治象徵：國立臺灣博物館蒐藏的政治學 李子寧
Museum Collection and Political Symbol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ng in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Tzu-Ning Li
- 87 從「法國博物館」探索法國文物之蒐藏機制 周佳樺
Exploring Museum Acquisition Models in France via “Musées de France” Chia-Hua Chou
- 109 國家寶藏：博物館藏品與所有權之省思 曾信傑
National Treasure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 Collections and Their Ownership Shin-Chieh Tzeng
- 129 族群論述與邊界之作：臺灣「客家文明」博物館的討論 —— 張維安、郭瑞坤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y Work: The Concept of the Birth of the Taiwan Hakka Museum Wei-An Chang and Jui-Kun Kuo
- 143 博物館蒐藏的觀點 王嵩山
The Notions of Museum Collecting Sung-Shan Wang
- 167 博物館蒐藏與歷史的建構：Enola Gay 案例解析 張譽騰
Museum Colle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The Case of Enola Gay Yui-Tan Chang
- 181 傳記物件：澎湖二崁傳統博物館的一塊「金門花崗石」 張芸菁
Biographical Objects: The Granite from Kinmen in Erkan Traditional Museum Yun-Ching Chang

- 197 蒼藏移民生活的歷史記憶：當代臺灣眷村博物館/文化館的觀察與芻議 郭揚義
Collecting Memories of Migrant Chinese: Notes on *Juancun* Museums / Galleries in Taiwan Yang-Yi Kuo
- 221 自然史博物館的民族考古學蒼藏品 何傳坤
On Ethno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 Chuan-Kun Ho
- 233 一個亞洲・三個世界：我在博物館蒼藏與策展間的行動與反思 鄭邦彥
“One Asia, Three Worlds”: My Action and Reflection between Museum Collecting and Exhibition Curating Pang-Yen Cheng
- 253 歐陸博物館傳統中文化資產保存研究的角色與功能：以法國、德國與義大利的自然史與史前史博物館為例 厲以壯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Museum’s Tradition in Continental Europe: Examples of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Prehistory in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Alex Yi-Chuang Lee

博物館研究專刊第 03 號

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

Culture and Science of Museum Collecting

王嵩山 主編
Sung-Shan Wang, Editor-in-Chief

國立臺灣博物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序 Pre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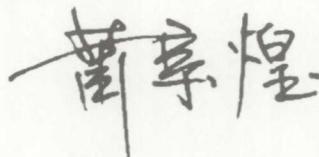
「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創始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4 年該館研究人員希望透過博物館社群的定期聚會，探討博物館學與博物館誌的理論及實務，第一屆活動乃於 2004 年 9 月以「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慶祝漢寶德館長七秩華誕學術研討會」為題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行；第二屆亦於 2006 年 9 月以「製作博物館」為題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辦理完成。這兩次活動邀請數十位博物館專家學者發表論文，近 500 位博物館的研究工作者及同好參與，堪稱近年來博物館界最盛大的學術研討活動。

2008 年國立臺灣博物館為慶祝百年館慶，規劃籌辦「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修護揭密：臺博館暨南藝大修護研究成果特展」等系列展覽活動，也計畫策辦以「典藏」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當時，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王嵩山研究員負責籌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因該所計畫接辦第三屆「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重點也是「典藏」，故決定結合各方資源，由本館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共同合作辦理第三屆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主題則訂為：「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於 2008 年 11 月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行。

「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研討會主要重點在嘗試通過跨科際的各種視野，探討不同時空背景下博物館蒐藏現象所隱含的文化與科學意涵，研討會共分六個主題場次，分別為：（一）博物館蒐藏的詩意與政治；（二）博物館蒐藏、物觀與物之管理；（三）蒐藏與文化保存；（四）蒐藏類別、知識與文化邊界；（五）蒐藏、記憶與歷史；（六）蒐藏觀與再現。總共有二十篇論文參與發表，實際參加人數超過 400 位，過程圓滿順利，亦使「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的籌辦工作導入博物館實務與學術機構整合的新歷程。

轉眼之間，2010 年「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即將在 11 月以「博物館展示的景觀」為主題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舉行。為此本館特別商請王嵩山所長將 2008 年研討會論文集結出版，其中收錄了 14 篇精彩的學術論文，並由王嵩山所長特別撰寫導論，使本專輯得以順利付梓。在此除略述數語以為誌之，更期待本專輯的出版對臺灣的博物館事業發展有所助益。

國立臺灣博物館 館長



2010 年 10 月

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導論

Culture and Science of Museum Collecting: An Introduction

王嵩山

標本與文物之蒐集和管理是博物館實體的基礎，也是博物館產業的核心，在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中更被體認具有加值功能。博物館作為文物和標本的蒐藏機構，必須以一定質量的蒐藏品作為基礎，否則無法成為「真正的博物館」。博物館整體發展的強度與深厚，依賴蒐藏品的持續地累積，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由蒐藏延伸。因此，博物館基礎的建立，要依靠開展持續性的、意識性的、系統性的蒐藏累積與管理來實現。作為博物館產業的重要內容，蒐藏品的蒐集與管理的工作決定了博物館類型的多樣化。不瞭解或不重視蒐藏品的蒐集、管理與其研究所涉及的文化和科學意涵（cultural and scientific significance），就沒有博物館認同、缺乏必要的博物館意識，想要開創博物館事業的新局面無異緣木求魚。博物館蒐藏的性質與其重要性體現在不同時期的博物館定義當中。不論是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曾將博物館定義為「（博物館）是一個為公眾利益而設置管理的永久性機構。用各種方法達成保存、研究、發展的目的，特別是為了公眾的娛樂與教育而公開展覽所蒐集有關美術、歷史、科學或工藝方面的蒐藏品……」，或是美國博物館學會（AAM）的定義「博物館係一有組織、非營利的永久機構。主要是為教育或美學的目的而設立，它擁有實體蒐藏，由專業的館員負責蒐藏照顧，並舉行經常性展示以供民眾利用」，或近如1998年英國博物館協會（MA）的定義：「博物館使人們可以為激勵、學習、賞心樂事而探索蒐藏品。博物館是受社會之信託而蒐集、保護、製造可接近的器物和標本的機構」，都呈現出蒐藏在博物館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一座博物館價值來自於蒐藏，也來自於可以對其蒐藏品善盡照料、管理、詮釋與溝通（curation,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的基本責任。博物館的珍藏，提供大眾得以直接面對「獨一無二的」文化、藝術與自然資產之「原物（original material）」的機會。這些蒐藏品橫跨了文化和自然世界。蒐藏品也並不只限於某一個國家，許多博物館更從世界各地取得各式各樣的蒐藏品。博物館替支持它們的國家、社區與社群，提供多樣化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利益。積極的博物館社會文化實踐，可以協助改善人們生活品質、並提供地區的認同感。一座好的博物館更可以增進地方的驕傲和歸屬感，這在多民族的社區（multi-ethnic community）更顯得重要。博物館作為一個具公共的文化機制，便是通過物件替其使用者提供廣泛的價值之文化動力。此外，博物館的內部投資、雇用其

他設施、和其他的服務，也支持經濟發展計畫。這些都與博物館蒐藏管理有關。正如 1998 年英國博物館協會的博物館定義所強調的，博物館為社會大眾管理其蒐藏品。而博物館本身的規模和型態，決定其公眾服務的範圍。公眾服務項目包含了：教育服務、休閒學習計畫、自然生態紀錄、口傳歷史紀錄、老一輩的回憶錄、陳列與展示及出版，在館內或館外的一般性的和與其它組織合作的講演等。為了達致成功的詮釋與溝通目標，博物館必須成為「行動的組織」(active organizations)，而不應侷限在靜態的 (static) 蒐藏、展示與教育。博物館是為大眾利益而非商業利益存在，必須檢視博物館做了什麼以實踐積極的博物館與公眾關係。這便涉及蒐藏倫理的議題，例如英國博物館協會的『Codes of Ethic for Museums』便強調「society can expect museum to ...」的十個面向。以全貌的觀點而言，顯示博物館的蒐藏事業通過不同的能動的主體 (agents) 所產生的動能 (agency) 實超越簡化的功能描述；不論是經營一座具有獨特性的博物館，或是考量蒐藏品的採集與管理，都必須確認博物館可以持續的受到外在組織的支持，也應檢視博物館營運及其標本與文物所可以與應該創造的社會文化利益。

換言之，博物館蒐藏涉及幾個基本範疇。首先，博物館是以獨特的蒐藏品 (collections-based) 為其經營與管理的基礎，博物館蒐藏往往需要（明顯的或隱含的）兼顧全球 (global) 與地方 (local) 的自然物與人為物，是日益遭受威脅的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守護者。其次，館內的蒐藏與館外的生物相和社會文化相是互補的範疇，博物館的實踐只有意識到這個互補的範疇才具有意義。第三，雖然一座博物館的基本功能在於蒐集、提供證明文件、維護和保存蒐藏品，但是標本與文物的蒐藏卻不是經營博物館單獨而唯一的手段與目的，蒐藏更是博物館整體經營的一部分。最後，博物館之自然物與人為物的蒐藏政策與成果，不但是社會文化的建構、也是館員的知識與情感自我實踐。不同地理區位、不同思考模式、不同學術專業、不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館員與非館員，都以自成一格的方式詮釋蒐藏行動與蒐藏品。然則，在不同社會中的眾多文化機構中，博物館蒐藏類型 (types) 與形式 (forms) 的製造，究竟隱藏何種內在邏輯與規則？蒐藏的技術性之文化根源為何？而不同社會文化體系又如何詮釋博物館蒐藏？渴求真實性的蒐藏與複製品的再現會不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蒐藏應被視為獨立的面向來分析，或將蒐藏置於博物館運作的整體脈絡進行全貌性的綜合理解？而博物館蒐藏的結構化過程 (structuralizing)，如何與前述的內在邏輯與規則對話，又受到社會組成原則與文化思考模式何種決定性的影響？博物館蒐藏的規範與倫理的性質是什麼呢？

臺灣的地方博物館正在通過物件尋找「地方的認同與界定獨特的文化邊界」，而國立博物館群也在共同建構與管理「國家寶藏」的形式。私立的博物館也不遑多讓，比方說奇美博物館便曾購入一整個美國西南地方博物館的自然史標本。本書中，張維安、郭瑞坤〈族群論述與邊界之作：臺灣「客家文明」博物館的討論〉便明確的指出：客家博物館的族群論述，將是一個邊界之作。蒐藏建制行動不僅是文化機構的體系再生產，也是相關行動者在博物館化過程進行族群文化與意義的協商。此一邊界之作的討論，可以使我們對博物館

建構的集體過程以及博物館社群之內/之間的溝通有更多的理解。蒐藏、展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實證基礎，但物件自身的意義並非自明的，脈絡的詮釋與因不同脈絡之間差異而具有詮釋權的競爭性。將發生在博物館展示理念的架構確立之後，詮釋權之差異不純然是因為不同的生活世界，國家的政策也常常是最大的影響來源，在這過程，國家政策如何進入不同社會世界理解的認知框架與行動脈絡，有時需要我們隨著各社會行動者的脈絡才能看出詮釋轉變的條件與機會。這意味博物館的建構即是反身性的實作。博物館的建構發生於各種行動者間的社會邊界之上，邊界之實作把諸般歧異與競爭放在公共可理解的範疇。在某種程度上，這即是回應博物館作為民主論壇的民主化作為，且在「前博物館」階段便開始醞釀。一個好的博物館，應有一個制度性的設計，將這些蒐藏與展示中的諸多競爭，放在批判反思的架構中給予檢視。

郭揚義〈蒐藏移民生活的歷史記憶：當代臺灣眷村博物館/文化館的觀察與芻議〉，探索兩百年來法國移民史的法國移民博物館、臺灣南北兩地的高雄眷村文化館、與新竹眷村博物館中，移民生活的歷史記憶如何被蒐藏及再現，以及博物館「可伴隨我們走向未來而非單純活在過去記憶」。博物館蒐藏是人類文化的保存與延續，也是大眾學習各種領域議題的資源。因此，博物館勢必漸漸發展為檔案中心，而此一新型態的博物館將得以協助無形文化資產的保持者將知識或技能傳承與其繼承者、提供研究者資料與檔案並刺激啟發當代藝術與工藝的創作與革新。作者以法國移民博物館積極面對國家歷史的經驗為鑑，依社會學者所歸納的法國移民博物館之展示原則：「以人群與土地為軸、以國家敘事為框架、以人為思考基點」，建議日益成形的「臺灣移民博物館群」架構下建立「臺灣移民博物館群核心館」，協力整合發展不同時期移民的博物館，引領臺灣邁向包容各地移民的公民社會。待各地眷村博物館/文化園區發展日趨成熟，彼此間將連結成為「臺灣移民博物館群」下的「眷村博物館子群」。

鄭邦彥〈一個亞洲、三個世界：我在博物館蒐藏與策展間的行動與反思〉一文，回溯作者以博物館館員與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生雙重身份，穿梭於體制內博物館與社運團體之間，對於博物館蒐藏與策展的行動與反思。一方面，記錄邀請蘆荻社區大學識字班學員進入國立歷史博物館《菲越泰印－東南亞民俗文物展》和國立故宮博物院《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的觀展歷程，並以體制外《凝視驛鄉－Voyage 15840 移工攝影展》作為對照；另一方面，則反思博物館如何透過策展實踐其作為公共領域的理想性，最終，以「多元文化主義」分析體制內博物館展覽與體制外具批判意識的策展行動間的異同。故宮與史博館的策展生產於不同時空脈絡，尚待探究其背後特有的博物館蒐藏與策展機制；移工攝影展由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策劃，其挪用策展機制的巧思，內蘊批判與反思，跨越了博物館與社會行動間的邊界。當博物館不再僅是再現過去歷史、美感或知識的殿堂，而是當下會合公眾能動性的論壇時，不僅因著不同非主流社群參與者的涉身投入策展歷程，更由於觀眾經驗的投入、分享，使得策展成為論壇；其中，無論是對抗、試驗與爭論發生於博物館和策展參與者、觀眾與博物館、策展參與者與觀眾之間，均是為了朝向產生新的體驗與理

解而努力。

近二十五年來，不論是科學類博物館、藝術類博物館、歷史文化類博物館，都在擴張其收藏版圖，例如 2008 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蒐藏數量超越 100 萬件。許多相關的「典藏管理實務」研討會（或研習營）也應運而生，比方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博物館蒐藏經營管理之理論與實務研習會」（1995）、「博物館典藏數位再造理論與實務研討會」（2002）、「新世紀博物館典藏管理研習會：藏品展示與展品管理學術研討會」（2003）、「博物館典藏政策及其現代性研討會」（2006），國立臺灣博物館的「94 年度博物館典藏品保存維護規劃與實務研討會」（2005），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寶室藏珍：蒐藏空間規劃與管理實務研討會」（2005）。除了理論的探討，前述典藏會議的共通處之一便是強調「實務操作」面向的重要性。正因為如此，蒐藏管理的組織與業務開始專業化，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先後分別地在其組織調整中新增設「典藏管理組」或「典藏研究組」。其中，今年逾一百年的國立臺灣博物館，擁有從創立之初（1908）即入藏的「百年典藏品」，而無論是典藏品、典藏政策、典藏環境要求、典藏品的保存維護或修復、或蒐藏庫的設置等面向，都有改善空間。如今在新成立的典藏管理組的啟動之下，嚴肅的思索博物館典藏在 21 世紀應有的視野與實踐能力。而國立臺灣美術館之興建典藏庫，更是臺灣新世紀美術館的大事。不僅如此，對於博物館蒐藏的探討，也是臺灣的博物館研究相關刊物如《博物館學季刊》、《科技博物》的重要議題。博物館蒐藏的詮釋與溝通的需求，甚至衍生新的學術機構，如同法國自然史博物館、羅浮宮分別扮演培養自然史、藝術史與博物館學的理論與實務工作者可授予學位的學術機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北藝大合作）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與東華大學合作），於六年前分別地創立了三個相關碩士班研究所。博物館蒐藏的理論與實務社群已經成形。蒐藏品及蒐藏的價值、態度與行為既製造出組織、知識與技術；相對的，組織、知識與技術也重新定義蒐藏的性質。本論文集中，便有三篇文章處理這個議題。

國家的政策定義物件（或蒐藏）的性質。周佳樺〈從「法國博物館」探索法國文物之蒐藏機制〉指出：2002 年法國政府頒布了〈法國博物館法〉，取代 1945 年施行超過半世紀之久但已不符現實情勢的〈美術館臨時組織條例〉。隨著該博物館法的施行，「法國博物館」專稱也同時依隨該法而創立，並向世人昭示：「法國博物館」是有著嶄新面貌以及經營理念的現代博物館。其中，〈法國博物館〉申明「典藏品」（collection）置於博物館大眾服務的框架之下，並確立「觀眾」（public）是博物館政策的核心。所以，法國政府對於博物館的要求和期許，不僅在於民眾入場參觀的權利要能作到最大的普及化（法國《文資法》第 L441-2 條第二款），對於藏品知識的推廣和研究管道的提供也必須做到符合民眾所期待的應用的服務（法國《文資法》第 L441-2 條第四款）。「法國博物館」的文物蒐購機制，也顯現了「尊重民主」和「去中央集權化」概念。曾信傑〈國家寶藏：博物館藏品與所有權之省思〉一文，列舉最近博物館界發展的幾個趨勢，包括了文物所有權、文物歸還與寰宇博物館等熱門議題。博物館在現代社會中，扮演重要的文化資產守護者的角色，從所有

權的概念來看，是社會大眾依賴的代理人。這樣的代理機制，賦予博物館從業人士更重要的使命：為社會大眾代管無價的文化資產，同時運用文物進行研究、教育與展示，讓社會大眾有機會瞭解不同文明與科學的真理。但是，法律的制訂往往跟不上時代的脚步，博物館界自律倫理規範相形之下更加重要。可預見地，「所有權」的釐清會是新世紀中優先解決之核心課題，更可以幫助吾輩認清博物館藏品作為「國家寶藏」的重要性、處理「文物所有權」的基準、協調國家之間文物歸還與借展的準則。

厲以壯〈歐陸博物館傳統中文化資產保存研究的角色與功能：以法國、德國與義大利的自然史與史前史博物館為例〉指出：現代許多區域型史前史、自然史博物館則與考古遺址的發現、研究與保存有因果關係。例如，位於法國南部 Tautavel 地方的博物館與研究中心，即是藉由考古遺址 Caune de l'Arago 洞穴的發掘與研究而發展起來。此外，古代（含史前時代與歷史時期）遺址與遺蹟（含私有但經政府指定之遺址、遺蹟）行政上的主管機關為政府，且設有依公務人員考試任用的專家為文化資產官員監督管理之責，但許多國有遺址、遺蹟（或其鄰近區域）有博物館與研究中心同時存在，實質的保存、監管、研究均由博物館與研究中心執行。

雖然物件的蒐藏是博物館事業的支配性領域，但這並不表示博物館蒐藏的正當性是自明的、不會產生衝突的。蒐藏一旦現身，問題才剛開始。當代博物館應不但要追問「如何（how）」蒐藏？也要探究「為何（why）」蒐藏？晚近的相關討論，留意蒐藏實踐（collecting practices）的複雜性，將蒐藏視為一種獨特思想和行為的建構形式，進而討論蒐藏所涉及的社會文化意涵、以及集體蒐藏之體制化的過程。人類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狩獵採集的社會中，蒐藏（物件的聚集、保存與陳列）不但是一種根據認同、性別、經濟活動、權威運用、食物處理工藝而來的制度化行動，而不同的社會型態之蒐藏方式也有所差異。比方說，見之於 Kwakiutle 及其他美國西北岸印地安人的一種「誇富宴（Potlatch）」形式，其特色是通過貴重財物的聚集、累積、以至於展示性的摧毀，藉以獲得財富及身分。而私人蒐藏與博物館蒐藏雖有關卻有差異。博物館蒐藏將私人的擁有物轉變為法人團體所控制過程，往往產生諸如科層體制與博物館專業的爭議。行政人員依照「國有財產法」的規定，受審計單位監督，蒐藏品必須全數列冊管理、分季呈報異動狀態；博物館館員則以博物館專業為依歸，重視蒐藏品的科學與文化價值。對於物品所有權概念的差異，蒐藏量極大、品類繁雜的博物館，最多只能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與不動產管理要點」，臚列自訂標準的「珍貴動產」加以管理。不僅如此，傳統的觀念認為，博物館要實踐其存在的價值，必須根據其自身性質、鎖定社會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目的，蒐集並保存自然物與人為物，作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見證物。但是，什麼是應該被蒐藏的對象呢？現代藝術或活生生的事物要不要蒐藏呢？「亂真」的複製品值不值得蒐藏，又是不是體現了傳統蒐藏價值與博物館價值實存在某種衝突呢？誰是物件的詮釋、溝通與掌控者呢？前述的見證物的種類非常廣泛，而不尋常物件與日常物件的價值邊界有點模糊，意識性的蒐藏實踐更出現知識論與目的性的差異，博物館蒐藏因此呈現 Suzanne Keene (2005) 所指出的世界

碎裂化（fragments of the world）現象，臺灣的 1999 年的 921 地震、一直在發生的遭遇火災、水淹的文化遺產重建和「物件博物館化」的例子，也告訴我們「物件多義性」是知識建構所面對的弔詭之一，蒐藏什麼便是一個爭論的地界。

黃心蓉〈品味的仲裁者：當代藝術的典藏〉指出：當代藝術的「即時性」與博物館的「傳世性」，一直存在著內建的張力。首先，由於缺乏時間沉澱，藝術作品在藝術史上的地位未明，使得博物館的決策難有文獻佐證參考，然而，弔詭的是，博物館的收藏卻往往可以有助藝術家獲得學術肯定，為免爭議，當代美術館在文物徵集時因此多傾向採保守態度。但當代藝術市場價格波動快速，國際買家競爭激烈，稍有猶豫，常會錯失機會。另外一個變數來自作品的保存維護，當代藝術大量運用新的媒材，如挑戰原有保存概念，甚至展示慣例的觀念藝術、新媒體藝術等相繼出現，更增添了典藏的困難。在界定當代美術館工作內容時，「品味的仲裁者」也許仍是最合適的形容。他們必須在塵埃未定時，梳理出秩序；在新風格還未被擁抱接受時，搭建出公眾與藝術的橋樑；更重要的是，在見證獨特創作的推動力下，選擇能夠進入歷史序列的作品蒐藏。藝術生態在過去數十年間，容或起了劇烈變化，但博物館與藝壇眾多社群間的震波距離、決策的時間點、保存展示、與藝術家的互動等因素，還是當代藝術典藏機制中的基本考量。在歷史進行的過程中書寫歷史，固然有其主觀性的限制，但博物館對典藏質量的堅持，希冀以此成一大家的執著也未曾停歇。1897 年，高更在大溪地完成生平最大創作：「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要往何處去？」，作品後經歐美畫廊、收藏家幾度轉手，於 1936 年被波士頓美術館購入。畫中右側嬰孩象徵年少醞釀期，左側沉思中的人物群組正準備步入歷史，而畫中前景伸手摘取經驗果實的少年，代表高更心目中的「我們是誰」。或許，這三部曲也可視為是當代藝術典藏的視覺敘事：站在過去與未來交界的當代美術館，正接受我們的凝視；而典藏就是當代美術館對高更所提問題給的回覆。

張譽騰〈博物館蒐藏與歷史的建構：Enola Gay 案例解析〉，以安諾那·給（Enola Gay）這個美國航空太空博物館的藏品，解析博物館蒐藏與歷史建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由於安諾那·給擔任轟炸的角色，它與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美國是否應該使用具有極大殺傷力核子武器的爭議緊緊相連。1993 年，美國航空太空博物館為紀念二次大戰結束五十週年，策劃了名為《十字路口：二戰終結、原子彈和冷戰的起源》展覽，展覽故事線以一件藏品為核心展開，這件巨型藏品就是閒置數十年，並以空前龐大的維護費用整修後再次公諸於眾的安諾那·給。對安諾那·給的詮釋以及由之衍生的歷史建構，由於牽涉對博物館藏品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使得這個展覽尚未開展就引起歷史、政治、媒體各界空前未有的激烈爭議，該館館長並因而解職。此一事件被視為是美國博物館正式進入後現代論述的先聲，是眾聲喧嘩、莫衷一是的後現代「文化戰爭」中的博物館展覽典範。安諾那·給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博物館和國家象徵意義的交互作用。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世界提出批判，呼籲我們重新思考對普世化真理或知識的信念。後現代主義從懷疑出發，相信客觀真理或傳統道德的想法是必須受到挑戰的。但是，很關鍵的一

點是，它仍然對真實世界的不同理解抱著開放的態度。多樣的觀點產生了更豐富、更有深度和厚度的理解。

張芸菁〈傳記物件：澎湖二崁傳統博物館的一塊「金門花崗石」〉一文，透過目前澎湖縣西嶼鄉二崁傳統博物館所蒐藏的一塊「金門花崗石」—二崁公陀為媒介，從它生命中所經歷的私人與博物館兩種蒐藏歷程，探討博物館蒐藏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物件所涉及的文化脈絡與歷史軌跡是多重的，我們幾乎不可能透過物件記憶與認識它曾經歷過的、所有的歷史與文化。「二崁公陀」歷經幾位不同蒐藏家、不同博物館蒐藏及展示，它的傳記生命歷程也代表著許多不同的、錯綜複雜的文化與歷史。私人蒐藏家和博物館雖然先後蒐藏了「二崁公陀」，但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蒐藏形式，也代表著不同的蒐藏文化，留下了不同的歷史軌跡。二崁傳統博物館對於這塊「金門花崗石」的詮釋，雖然藉此記憶了二崁人的祖先、家族史，但以博物館的蒐藏實踐來說，「二崁公陀」的許多「過去」卻沒有被記憶下來。「二崁公陀」由私人蒐藏轉而成為二崁傳統博物館的蒐藏，不僅在意義上從「度量衡」轉化為「報丁信物」，同時在價值上也從有價的、可交換的、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轉化成無價的、不可販賣的、祖先傳家的「鎮村之寶」。在公陀的蒐藏生命史中，蒐藏者根據其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來賦予蒐藏品意義、進行篩選與繼之而來的保存整理，對於文化秩序的理解並在此一過程中有所變化。藉由二崁傳統博物館中「二崁公陀」的生命史，不但有助於我們理解物件如何可能成為博物館蒐藏，也能更加瞭解博物館物件在特定社會文化中所被賦予的價值和意義，彰顯出物件在地方知識脈絡的獨特性。

李子寧〈博物館蒐藏與政治象徵：國立臺灣博物館蒐藏的政治學〉認為：博物館被視為是一種具有特定時空與歷史文化背景的機構，它是社會的產物也是歷史的結果，既無可避免地烙印著外在社會與過去時間的社會關係，同時也是一個形塑社會關係的場所。讓博物館能夠如此獨特而有力地扮演上述角色的關鍵在於博物館的「物質性」（將特定知識或經驗「物化」的能力）。本文以兩個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品的實例（1923年裕仁皇太子臺灣巡視的「行啟紀念物」，以及「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來說明：物件如何在博物館的脈絡中變成凝聚意義的政治符號或象徵，以及政治是如何透過博物館的「物」與「物的技術」而體現。兩個例子也都說明了，博物館內「物」的意義不是「天生的」，而是「依情境而創造的」。「行啟紀念物」與黃虎旗呈現出博物館「物」的生命史是一個動態的歷史，其意義不是「天生的」（inhered），而是「依情境而創造的」（situated and contextual）（Macdonald, 2006）。人類學家 Nicholas Thomas 在他的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1991) 一書中指出「物並不在於它過去如何被造成的，而是它會變成什麼」，博物館內的物一如該書處理的「物」，是殖民情境下經大洋洲原住民族與歐洲人互為挪用、意義糾纏的物。最後，我們也可以說：它們原來是什麼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在博物館情境下被當成了什麼。

因此，反思或內省性的蒐藏實踐（reflexive collecting practices）是必要的。換言之，蒐藏工作可以通過多種途徑進行，但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其蒐藏工作的方式和內容又各有

特點。所有博物館的基本工作都應該對其收藏品持續地進行科學管理、保護和研究的工作。博物館採取許多措施來照護（curate）日益增加的蒐藏品。例如，將蒐藏品加以分類編目、建立完整的資料系統，進行必要的修復工作，設置必要的環境控制和精密的安全警戒設備等等。但是，積極檢視知識與技術的權威，傾力建構蒐藏品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環境，也是重要的。何傳坤〈自然史博物館的民族考古學蒐藏品〉論文指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早期蒐藏的標本大半是為了完成階段性開館的常設展而購藏；但是自全館四期展示廳正式對外開放之後，人類學的蒐藏品中不論是民族學或是考古學門，均由研究人員赴田野進行調查工作而獲取。以臺灣南島原住民中蘭嶼雅美族（或稱達悟）陶器採集的實例，說明這批標本是如何自民族考古學的研究取向，一方面以參與觀察及記錄雅美人陶器製作的工具及採土、坯土、器物製作以及燒陶的整個過程和雅美陶匠主位分類體系（emic classification）及其應用在博物館展示及教育上的重要意涵；另一方面，這批蒐藏品如何經由觀察現今雅美族製造的民族考古學脈絡來建構及了解其史前的文化系統脈絡中考古遺物、遺跡及遺址之間的時空伴存關係。因該自然史博物館的民族考古學蒐藏，是為人類學組蒐藏未來蘭嶼史前文化特展的展品，並建立史前與原住民陶器的參考對比標本，故邀請紅頭村的張人仰先生製作了一套達悟族陶器群，並將製作的過程全程錄影存檔「蒐藏」。

一個成功的博物館蒐藏，往往立基於許多「非蒐藏因素（如研究、展示與教育）」的運作，而蒐藏品的性質與數量則塑模了研究、展示與教育的幅度。因此，如同 S. Macdonald 〈蒐藏實踐〉（2006）所論證的：蒐藏研究（collecting studies）是形成博物館研究（museum studies）的重要領域之一。蒐藏品既是博物館研究的重要對象，蒐藏研究便不止針對「個別的」蒐藏品，更要追究物件的形成、文化意義及其長久保存和不斷轉化為社會價值的「集體的」過程和規律。「不論博物館是否捲入，蒐藏的（屬性）都是基本地博物館學的（fundamentally museological）」。此外，人類學家 D. Miller 在 Why Something Matter 一書指出，物件應被視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要了解自然物與人為物的性質必須掌握特殊的文化觀。S. Pearce 《論蒐藏：歐洲傳統的考察》（1995）一書指出，蒐藏的社會實踐包含詩意（poetics）與政治（politics）兩種不同面貌。蒐藏作為一種詩意，涉及個體透過蒐藏實踐從事自成一格的自我定義、產生各種形式的認同，通過想像的建構蒐藏者運用物件創造出自己的特殊形象。而蒐藏作為一種政治，則涉及蒐藏品的價值和社會結構的關係；蒐藏是一個政治過程，蒐藏品被（或隱涵的或彰顯的）不同的價值與權力支配。S. Pearce 認為，物件的累積與其所依存的社會脈絡、知識結構和社會實踐相結合。歐洲的蒐藏實踐與其物觀有關，呈現在兩個脈絡，也就是笛卡爾以下將物質的世界視為客觀的、外在的傳統，以及現代歐洲早期所發展出的新的交換技術：資本主義下的商品化。事實上，詩意的蒐藏與信仰上的真實性有關，不止體現在個人認同的創造，更體現於宗教物件博物館化所遭遇的「去神聖性」或「去超自然力」過程。而某些「蒐藏者（collectors）」（比方說古董商和博物館的 curators）的蒐藏實踐，則重疊了詩意與政治的範疇。再說，正如 S. Macdonald 所指出

的，博物館蒐藏是「一套區辨的實踐（a set of distinctive practices）」，既生產有關物件的知識、也形塑了人們知道（knowing）與認知（perceiving）的獨特方式。不僅如此，蒐藏是一種由文化認知（culturally recognized）而來、『從事（doing）』事物與人的特定關係。更有甚者，相對於其他處理各種物件（objects）和社會人（persons）的方式而言，蒐藏可視為一種道德評論（morally charged commentary），生產並確定了認同以及行動」。博物館標本與文物的蒐藏與管理，既涉及建構知識、培養鑑賞力、形塑記憶、誘發學術或社群之認同等面向，也涉及技術的面向。更進一步地，我們或許更應該意識到不同社會裡的博物館蒐藏之集體化、體制化的形式與過程，如何受某種特定價值的選擇與全球市場之影響，以及如何受意識型態與社會政治的操弄與掌控。

事實上，博物館研究既是一種實用性強烈的學科，涉及獨特的博物館蒐藏之經由「何人、何時、何物、為何、何地、以及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探討，而蒐藏更是脆弱且常處於不安全的狀態，來自物理、化學、生物與人為的威脅與破壞未嘗稍歇。李威宜〈蒐藏的科學與政治：從博物館誌的多重書寫解讀臺灣戰後獨裁形成過程政治與科學的權力運作〉，從本文對於蒐藏博物館誌的多重書寫，我們認識到至少到了 1955 年，獨裁體制在臺灣已經全面成形，並完成文化集權化的控制。其對博物館蒐藏的支配模式，來自黨政軍警等權力系統運用特殊情境介入博物館的入藏政策，並透過嚴密的官僚體系（從縣市、省級到中央），以省教育廳作為實際執行的運作單位，一方面確保中央政府的最高階序地位，另一方面卻能有效深入島嶼各地方社會的文化脈絡，將其系統性地整合進政治體制當中。在獨裁形成過程的權力支配下，大部分博物館工作人員被迫成為在政策執行中底層行動的政治工具。儘管如此，少數博物館界的科學行動者卻能在政治展覽檔期之間的空隙，設法進入各自知識系譜的脈絡中，進行專業蒐藏的處置工作。然而，我們也看見政治行動者借用學術社群在知識領域的象徵地位，為威權政治賦與一個專家背書的統治合法性，建立起一種以政治威權與科學權威支配的雙重控制模式。1950 年代中期所形成的獨裁體制，在博物館場域完成「文化的省級集權化」任務之後，其支配重點便轉到國家層級的「文化的中央集權化」目標。「獨裁形成初期」對臺灣社會文化支配的權力運作，既深入各地方蒐藏處置系統的地方社群網絡，也擴展至全島蒐藏知識系譜建構的專業科學網絡。

江桂珍〈博物館蒐藏的殖民政治與族群詩意：以臺大人類學系典藏的一件泰雅族織物為例〉論文討論十九世紀末期，殖民臺灣的日本為了了解臺灣的民情風土，作為其施行統治政策的依據，派遣人類學者來臺進行系列民族學調查工作所產生的影響。其中，伊能嘉矩自 1896 年至 1906 年期間全面踏勘訪查臺灣原住民各部落，運用科學性研究方法大量採集原住民文本與文物，確立了臺灣原住民的分類知識體系。伊能所採集分類的 300 餘件臺灣原住民標本，於 1928 年被移川子之藏購藏於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今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從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到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前述民族學標本不僅對於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研究具有指標性意義，且這批民族學博物館蒐藏也隨著不同時空中人群之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實踐過程，而體現差異的質性與多元的意涵。